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六回 唐軍師怯敵退兵 高公子卸甲染病

詩曰：英雄纔結女班頭，又向疆場破敵謀。

當年白馬金槍去，麟閣標登姓字留。

當下劉小姐辭別公子，回歸莊上，一心感念丈夫遠行不為意，祇憂余鴻法力厲害，丈夫恃勇心剛遭其毒手。故後園夜夜焚香，禱告當空佑護公子，一路平安，無災無咎入城，他實乃多情之女也。不煩言。

再說高君保一路行程，快馬加鞭，飢餓渴飲，夜宿晚行，將有半月，趕至潼關。此座關乃三王爺趙光美鎮守，兵多將勇，以守御此咽喉重地。惟君保是背母私逃的，單槍匹馬，要與三王爺舅舅借兵一萬五千。是日扣關，令人通報，三王爺聞王外甥到關，大喜，即傳他進見。高公子下禮，上請過三王母舅金安。三王爺曰：“賢甥至親，休得拘禮。”命之下坐，甥舅情深，談論多時，是夜少不得排筵宴，甥舅對敘。王爺問及起兵，公子將背母私逃瞞過，祇說借兵先往壽州報知太祖公公，後隊母親，陶夫人大兵不日到來，三王爺許允。此大事在別人，沒有王姑號令，抑或陶元帥軍令在，三王爺必不允借離守關之兵，惟君保乃外甥至親，故不用令箭為號，即一諾借之。

次早王爺令人點起精壯鐵甲軍一萬五千，糧草齊備與之。公子暗暗大悅，拜別三王母舅，出潼關而去。迨後王姑趙美容差人趕到，三王爺方知王外甥乃背母私出，懊悔不羈留他，又不查詳明，恐招妹怪惱，即日差兵追趕，已是不及，祇由彼行為。有家丁趕回，上復趙王姑，不多細說。

卻說高君保得了一萬五千雄兵，威威武武，一程向金陵殺進。一到了壽州城，果見唐營大寨紮結於五里之外，將壽州圍困得如鐵桶一般，其堅固，勢若江潮，眾如蟻附數十萬之多。看此光景，可不令人寒心。公子忖思，此區區萬五千兵，這回方知觀海難為水，他眾我寡，怎能一陣殺入城中知會？原來君保乃心雄膽正小英雄，一想，令軍士一眾盡將帶用的爨灶食器所用東西概行毀棄了。軍兵一刻不明，祇得依令，拋毀碎爛，又見公子拔出寶劍，對眾兵一按，曰：“今爨釜食物已毀棄盡，一軍莫能造糧食，但限以今天，各軍兵奮力向唐營陣沖殺，大破敵寨，入了壽州城，不愁無食。”說出此言，三軍方知公子是效著沉舟破釜之謀。但事已至此，軍令一出，不得不遵，各抖銳氣，領將令而出。公子喜悅，一馬當先，眾兵隨後踩入，無不奮勇，一以當百。公子長槍，猶如生龍活蛟一般使發起來，挑刺得唐兵屍橫遍地。宋兵紛紛殺入唐人營寨，透進重圍，刀槍交加砍個不休。唐營大亂，各逃四散敗走。飛報余鴻軍師，出陣一見自營驚動，宋兵奮殺。又見一個少年美將軍，用的丈八銀槍，將唐兵挑死無數。余軍師大喝：“宋將且住，休得逞強，山人在此。”

當時高君保住了長槍，將余鴻一看，身穿八卦道袍，手持茶條杖，呼喝而來。公子想妖道法術非凡，須要小心提防為上，待兵入城，方得無礙。即大言喝曰：“本公子今日入城見駕，知事者休得攔阻，倘執迷專恃妖法，祇憂死在本公子槍尖之上，那時枉爾千百年修煉之功。但恨汝陷害我父王，弄此妖法，反至倒戈背君，有玷清白之名，皆因爾這妖人的計陷，深仇莫大於此。看槍，小爺爺豈懼爾邪法多端，今要分明拼個死生。”那余鴻聞此語，方知此少年將，乃高懷德之子。讚美不盡，父子英雄，家傳將種，怪不得大宋當興之主，有此國彥佐弼邦家。又見小將槍法高妙，十分沉重，非以力可勝之，取出落魂鐘一響，豈知公子得劉小姐的定魂符結紮於髮盔中，由爾神鐘響振，公子祇作不聞，反冷笑曰：“妖道，爾之小小銅鐘，何異乎小孩子頑弄之戲物。本公子有何懼哉？爾有甚麼妖法，祇好盡演，好待吾取爾妖命！”此一席言詞，不過公子的硬言，豈真有實法力降伏他。祇有余鴻一心想著，此神鐘善於追魂落魄，如何宋之少年將多不畏不驗的。前月出城少年，將此鐘不驗，今入城小將，又一少年不畏懼。難獨是宋之少將，皆有仙家一體？心中驚疑不定。此人又言有法力，倘照依前月出城黑面小賊，破我法物，弄巧反拙，敗陣出醜，反被唐主所輕。不免讓他進城，諒彼之救兵有限，仍難逃出此圍困。遂喝令軍士：“休得與此小賊較鬥，諒彼是釜中之魚，待他進城一同受死。”當時唐兵被宋軍猛力殺一陣，死者萬多，受傷不少，實乃一夫拼命，萬人莫當。今聞軍師下令，縱他入城，即一刻哄退下去。高公子也發馬揚鞭，一萬五千兵隨後。

先說宋太祖，自令鄭印回朝詔取五陰將來解此城圍困，不三四天鄭印駕雲先回報知，有十萬大兵，即日五女將登程趕進來，不須聖慮。故太祖天天盼望救兵。此日高公子殺到城壕下，大呼開城。軍士入報知。太祖與苗軍師即登城上，一望下面，果見大宋旗號，遂發大炮轟天，大開城門，接應兵馬紛紛進城。

單言公子下馬，至內城帳中見太祖，山呼已畢。太祖一見，龍顏大悅，問明：“大兵既會集，緣何爾母並四位夫人還未到城，何也？”高公子上奏陛下：“臣甥兒並非與母大兵同隊，原因母親不準臣甥隨軍，但想父王聞投降了敵人之事，乃逆之大者，為此，臣甥放心不下。且陛下又因此孤城，正臣甥用武之日。祇得私下背母奔出，先往潼關三王舅處，借兵一萬五千，先來壽州見駕，敬請龍安，及詢明父王怎生降敵反戈背主，今已罪及滿門，實有不安也。惟後隊陶夫人、伯母與母親等不出七八天，大兵即到關矣。”宋太祖聞奏，祇喜色揚揚，曰：“難得甥兒年雖少，作用有此老成。背母私自臨此險地，並非不孝以逆親，正見忠君愛國，念及父之當災。且汝父乃忠烈奇勇大丈夫，豈有背主忘君之理，實乃妖道之計算弄作也，又亂惑我之軍心耳。賢御甥有何可罪之理。且一旦放心，爾母一到，責罰自有朕與汝言情作主，定必代為討恕。”且吩咐排筵宴，與御外甥接風，各勤王兵丁，大加犒賞以得勝論。三軍歡聲振悅，深謝聖恩。

當時高公子參見過軍師，又見禮各大臣文武，有鄭印是兄弟同班，正乃君臣一堂，共敘暢樂，酒至三巡，是夜盡暢敘親愛之歡。太祖又及問：“余妖道用邪術傷人，且他兵將十倍於賢甥，爾僅得一萬五千之兵，怎能破圍入城，且細言朕知聞。”當日公子將己之意見，想來南唐之兵，自不及十之一二，怎能沖殺透入內城，是至棄卻釜灶食器物件，一時奮力鼓銳三軍，又得靈符鎮壓，方得智退余妖道，以進城中見駕。太祖聞言，大加歎賞，曰：“御甥一年少兒，未經疆場大敵，今有此智量，獎勵三軍機謀，即古之名將，不外如此作用。日後長成，更見智略倍加，是寡人之深幸也。有繼父之兒，亦朕國家之幸也。今日妖術既不能傷高、鄭甥侄，何愁南唐不服，其功浩大。”命左右侍御監，滿酌慶功三大觴，以表御賢甥英少奇才。公子喜色欣欣，領君隆賜，拜受不敢辭，一連三吸而盡。

正喜悅之際，太祖還要問得靈符以鎮退神鐘，得於何來自之由。君保對答，言未出口，頃刻仆倒於地中。嚇得太祖及眾文武大驚。太祖離位，眾將文武攙扶他起，祇見公子面容髮赤如桃花，兩目緊閉，牙關不動。太祖觀此，嚇得驚慌無措，將御手撫摸身體，四肢尚溫暖，惟昏沉不動如睡熟一般。太祖不覺下淚曰：“賢甥，不曉汝一刻遂昏迷不醒，是何得此速疾之災，倘真長逝，不獨朕拆去一棟梁少將，即王姑妹半世止得此子，豈駢馬雙雙氣殺也。”太祖紛紛悲淚。有苗軍師曰：“我王休得悲傷，臣觀此速疾無妨，公子祇於馬上過於勞動，以少年王子貴體，未經慣勞風霜，一刻入城，用酒過杯，以至邪風乘入，一時暈迷耳。且用寧神和解藥餌，可保平安也。”是日太醫下藥，公子暫回蘇復陽，但祇一病懨懨，未得痊愈。宋太祖略覺心安，天天探問病痊，多召太醫觀察其疾，日望他痊愈。安養在後堂，再不提槍出敵，但不知王姑大兵到城，如何解圍？且看下回分解。